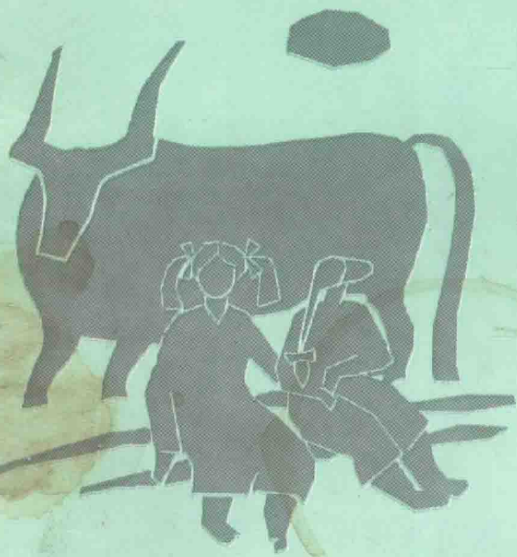


永定儿童文学集

山妹子

主编 李春燕



中共永定县委宣传部 编
永定县文联

山妹子

永定县儿童文学集

李春燕主编

中共永定县委宣传部
永定县文联 编

序

黄坤明

“六一”又将来临，我的案前还放着前些日子由永定县委宣传部送来的《永定县儿童文学集》的书稿。捧读这沉甸甸的、凝聚着永定广大文艺工作者心血的书稿，我高兴地为此书作序。

永定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我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这确是一片令人魂牵梦萦的南国热土。她是独一无二、名扬世界的“土楼之乡”，360多座圆楼和4000多座方楼是一部部读不完的大书。她又是中央苏区的著名县份，毛泽东曾在此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福建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在此诞生，福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永定暴动在此发生，福建第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营在此建立，福建第一块红色政权——溪南区、乡苏维埃在此成立，“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的土改分田经验在此首创……这里涌现出了张鼎丞、何耀全、阮山、张锦辉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革命人物。丰厚的历史积淀，使永定这片土地上的客家文化云蒸霞蔚，红土地文化绚烂夺目。

永定的儿童文学其源流可以上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从古时流传下来的一支支质朴无华的山歌、儿歌、民谣，哺育过一代又一代客家儿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永定的诗歌创作更是空前繁荣，群众创作的革命歌谣十分丰富，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阮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者，被人们誉为“革命战鼓擂得最响、时代号角吹得最嘹亮的人”、“永不疲倦的歌手”。

有道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和红土地上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培养和造就了永定一批卓有成就

的当代作家，如在全国颇具知名度的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小说作家温金海，写了一辈子书，出了4部儿童小说集的儿童文学作家陈炎荣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六十年代，陈炎荣创作的《省城来的新同学》受到冰心、茅盾等著名文学大师的高度评价。这本《永定县儿童文学集》就收录了他们的早期作品。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情节生动，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艺术感染力强，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无疑是孩子们的一位好朋友、好老师。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感受，童年时代接触的第一本书，对人的一生往往有着深远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别林斯基说过：“儿童书籍是为教育而写的。而教育又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决定着人的命运。”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批又一批青年正是在许多优秀作品的激励下投身革命的。少年时代的陈景润是听老师讲“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后，立志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无数事实证明，文学作品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近年来，舍己救人的好少年肖加泉、虎岗勇救落水农民的六少年以及在“8·8”特大洪灾中为保卫国家财产经受了生死考验的沿江电站七青工等等，一大批英雄青少年在永定不断涌现，是与大量的优秀儿童读物的熏陶分不开的。

少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 and 作用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培育跨世纪的人才，需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21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之际，我衷心希望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家和大批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涌现在永定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更加丰美的精神食粮。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序·····	黄坤明
革命歌手张锦辉·····	林 萍 (1)
活抓老狐狸·····	林 萍 (4)
大华·····	林 萍 (8)
黎明的枪声·····	张胜友 (13)
奇袭白匪机枪阵地·····	吴翥斌 (17)
巧送情报·····	宏 程 (22)
雨过天晴·····	陈炎荣 (29)
省城来的新同学·····	陈炎荣 (55)
两个山妹仔·····	陈炎荣 (64)
班长田素芬·····	陈炎荣 (72)
友谊的波折·····	陈炎荣 (80)
后浪追前浪·····	陈炎荣 (93)
自寻的惆怅·····	陈炎荣 (101)
明华和他的小牛·····	陈炎荣 (107)
山谷的秘密·····	陈炎荣 (111)
水·····	陈炎荣 (119)

革命歌手张锦辉

●林萍

张锦辉出生在永定县金砂西湖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小名叫八妹子。她从小受尽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心里播下阶级仇恨的种子。

一九二九年，毛委员率领红军，直下龙岩上杭。八妹子的家乡解放了，天变大了，地变宽了，八妹子也长高了。她报名上了平民夜校，学会了好多革命山歌，唱得又清脆，又响亮，可好听啦！

一天，平民夜校党支部的同志对八妹子说：“革命的山歌，就象革命的号角，能鼓舞千千万万穷人起来闹革命。你要用山歌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从此，八妹子经常在群众大会上，高唱革命山歌，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小革命歌手了。

不久，八妹子参加了儿童团，帮农会送信、站岗放哨、贴标语。她高兴地唱道：

长缨枪，红穗穗，握在胸前杀白匪。

杀尽白匪分田地，人人叫我红小鬼。

八妹子和儿童团员们一起给红军家属打柴，一边干，一边唱：

我们都是小孩，帮助红属打柴；

鼓励红军哥哥，仗仗得胜回来。

后来，八妹子正式参加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宣传

队。一九三〇年，她十五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一次，区苏维埃主席要到二十里外的西洋坪去开展工作，八妹子一个劲地要求和他一起去。同志们都说，八妹子年纪小，那里的情况又复杂，不要去。她急了，一张口就向大家唱了起来：

日头一出照高楼，革命不分老和少，

只要真心闹革命，手拿红旗走前头。

八妹子的革命决心感动了同志们，她的要求被批准了。

这天晚上，月光透过树叶，撒了一地的银光。西洋坪的革命群众听说八妹子要唱革命山歌，连很少出门的老婆婆也拄着拐棍来开会了。区苏维埃主席讲话后，会场上响起了八妹子清脆动听的歌声。她唱了一首又一首，歌声就象一团火，在革命群众的心中燃烧。

这天夜里，八妹子在西洋坪的一个女干部家里刚睡下，突然“叭叭叭……”一阵枪响，隔河的反动民团，勾结二三百个白匪军偷袭西洋坪来了。八妹子和区苏维埃主席不幸被捕，第二天，被押到白匪军的老巢峰市镇。

区苏维埃主席被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不吐半点情况。白匪团长无法可想，便把他带到八妹子面前，威胁说：“八妹子！你不把红军、共产党的情况说出来，就要象他一样皮肉分家！说出来，可以回家，还赏二十块大洋。”

八妹子抬头看看神态威严的区苏维埃主席，只见他眼神里嘴角边浮现着信任、亲切的微笑。她心里热呼呼地说：“区苏维埃主席，请放心吧！我会象你一样严守党的秘密。”她昂起了头，任凭敌人嚎叫，始终脸不改色，心不跳。

这时，一个家伙鬼头鬼脑地凑到八妹子面前，说：“八妹子，你还认得同乡吗？”八妹子一看，是西洋坪的逃亡恶霸地主

花黄贼，顿时两眼冒出金星，大喝一声：“把你这恶棍烧成灰，我也认得，你决没有好下场！”

敌人气得象疯狗似地乱咬，什么鞭子、老虎凳、辣椒水、火钳统统都用上了。敌人怕八妹子就象怕火一样，最后决定杀害八妹子了。

那是农历四月十八日，正是峰市赶集的日子。一群白匪军大喊大叫：“枪毙小共产，通通都要去看！”街上乱成一团。这时，传来了一阵高昂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只见八妹子昂着头，跨着大步，高唱着《国际歌》走来，白匪团长龇牙咧嘴地叫：“不准唱！不准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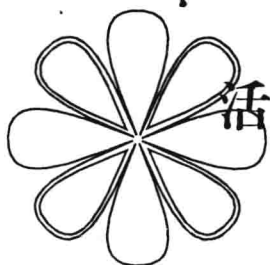
八妹子唱完《国际歌》，又唱起革命的山歌：

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

共产党万年坐天下，反动派总是不久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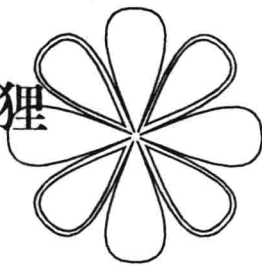
革命的歌声，鼓舞着革命群众。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挤出人群，拦着白匪军愤怒地说：“她还是个细妹子，不准你们杀害她！”白匪军一脚把老大爷踢倒在地。八妹子亲切地看了看老大爷，看了看周围的乡亲，看了看前面滚滚的汀江水，连绵起伏的山岭，仿佛看见红军的千军万马在奔腾，漫山遍野，红旗飘扬，内心充满了必胜的革命信念。她激动地向乡亲们说：“乡亲们！白匪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乡亲们！莫难过，莫流泪，团结起来，消灭白匪军，革命胜利一定到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英雄的革命少年张锦辉英勇就义了。她永远活在革命人民的心中。



活抓老狐狸

●林 萍



一九二九年初夏，毛委员率领工农红军解放了东二村。村里就象过年一样，喜气洋洋。孩子们特别高兴，跟在红军后面，雄赳赳，气昂昂，象红军似的。红军卢排长乐呵呵地说：“这是一支多好的红军后备军啊！”

第二天晚上，卢排长把孩子们召集在逃亡地主老狐狸的大楼里开会，要成立儿童团。

村苏维埃主席郑大伯，指着刚从厅堂上卸下来的“行善为乐”的黑匾问：“这四个字是啥意思？”

“哇”地一声，一个孩子哭不成声，控诉了老狐狸的血腥罪行。他就是苦大仇深的郑大仇。

原来，十年前，大仇才三岁，爸爸交不起租子，被老狐狸活活打死在这个厅堂里。爸爸的坟土未干，妈妈又被抢到这里污辱了，撞死在挂着这块黑匾的厅堂的柱子上。老狐狸还几次派人来抓大仇，说是要斩草除根，以免后患。幸好郑大伯早把大仇藏到村外去了。……最后，大仇说：“郑大伯，卢排长，给我一枝枪，我要报仇！”

“枪毙老狐狸！”会场里口号声此起彼落。

卢排长问大家：“老狐狸为什么敢这样欺负我们？”

“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他们的，城里的白匪军和他们一

鼻孔出气，有枪有势。”大仇答。

“说得对。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光枪毙老狐狸还不够。枪毙了一个老狐狸，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老狐狸来压迫我们。你们说对不对？”

“对！”孩子们齐声说。

卢排长继续讲：“现在只有一条路，跟着毛委员闹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工农政权，把全国大大小小的老狐狸一网打尽，我们才能翻身。你们年纪小，就当个红军后备军——儿童团吧。”孩子们听得眉飞色舞，摩拳擦掌。这次会上，成立了儿童团，大仇被选为团长。

儿童团成立后，读书、操练、唱歌、放哨、送情报、贴标语，儿童团员个个干得欢。

不久，红军有别的任务走了，一晃就是二个月。一天，上级通知：老狐狸勾结伪保安团独眼龙，带了一连匪兵，驻扎在离东二村十里地的山丰镇大楼。他们要来进犯东二村，反攻倒算，实行“三光”政策。

村苏维埃召开会议，决定乘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粉碎他们的罪恶阴谋。郑大伯把侦察敌情的任务交给了大仇。

在赶集的时候，大仇装成哑巴，挎着一篮鸡蛋，直奔山丰镇大楼。在大楼门口，独眼龙看见大仇提一篮鸡蛋，赶快抢了去。大仇咿咿哑哑，拉着独眼龙要钱。独眼龙火了，叫匪兵把大仇绑起来，丢在大门角。绳子绑，蚊子咬，浑身又痛又痒，大仇没哼一声。新仇旧恨在脑海翻滚；卢排长、郑大伯的亲切话语在耳边回响。“把命豁出去，也要弄清敌情。”大仇暗地下了决心。

鸡叫二遍，“咚、咚、咚”从楼上走下来一个胖墩墩的家伙，

叫匪哨兵开门出去。这家伙出去后，匪哨兵就骂起来：“你这老狐狸，天天半夜三更出去大便，看你长几个脑袋！”大仇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要想办法脱身，赶快告诉郑大伯。

大仇忘了身上的疼痛，一直在想呀，想呀。“喔、喔、喔……”远处又传来公鸡报晓声，把大仇的思路引到郑大伯家的小公鸡身上来。这小公鸡可厉害哩，你把它抓进窝，它就展开翅膀撞呀，撞呀，撞了出来。啊，办法来了，我要撞出去。乘匪哨兵打呼噜的时候，他挣脱了绳子，悄悄地走到一个侧门旁，手一摸，上了锁。往另一头侧门一看，正开着，刚要冲出去，迎面进来一个抱着柴火的伙夫。真险呀！赶忙往门后一躲。等伙夫走进厨房，大仇便开足马力，一口气跑回东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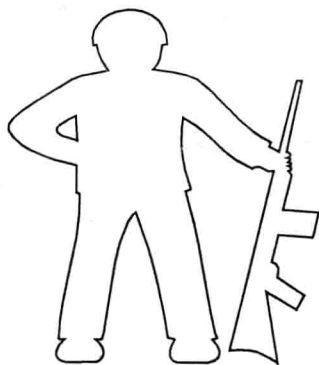
第二天晚上，大仇带着郑大伯和两个赤卫队员，埋伏在大楼斜对面的厕所旁边；另一些儿童团员带上标语同时潜入镇里和大楼附近。

大楼的大门紧闭，郑大伯、大仇一眼不眨地盯着大门。鸡叫二遍，呀的一声大门开了，一条黑影撞了出来，扑向厕所。说时慢，那时快，郑大伯和两个赤卫队员一个箭步扑过去，将这家伙逮住了，大仇把毛巾塞进他的嘴里。郑大伯一看，果然是老狐狸，就用绳子把他捆得严严实实，象抬死猪一样的抬了回去。儿童团员们迅速地将标语贴满山丰镇和大楼的墙上、门上。

天亮了，匪哨兵开门一看，墙上门上贴满了革命标语：“今天活捉老狐狸，明天消灭独眼龙”、“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匪兵吓得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跑去报告。独眼龙一听，搭拉脑袋，呆若木鸡，额上涌出黄豆大的汗珠。楼里匪兵象厕

所里苍蝇乱哄哄的。他们顾不上吃早饭，把狗牙旗一甩，连滚带爬地溜回城里。

太阳出来了，东二村又沸腾起来了。村苏维埃政府门前，一面火红火红的斧头镰刀大旗升起来了。大仇和儿童团员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大 华

●林 萍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〇年，汀江两岸，稻谷飘香的夏收时节。

这一天，红松村苏维埃政府门前，笑语喧腾，要开镰啦。村苏维埃政府里，干部正在开会安排抢收抢种。突然上级来一份通知。村苏维埃主席钟大伯当众读了。大家听说城里地主豪绅蠢蠢欲动时，“哗啦”一声，轰开了……这个说：“地主豪绅以为蒋介石调集了三省反动军队进犯苏区，他们就可变天了。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那个道：“地是毛委员、共产党给的，我们就是土地的主人！不准地主豪绅再来剥削穷人！”钟大伯想：穷人有毛委员、共产党的领导，浑身都是劲，斗争的信心更足了。

村苏维埃干部带领赤卫队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镰刀，和群众一起，边抢收抢种，边坚壁清野。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大家干得可热火啦！

一天早上，儿童团长大华、团员小军、志红，和往日一样，提着小锣，到离村一里多路的山坳放哨。他们背靠背，踮起脚尖，双手装成望远镜，密切注视着城里通往村里的三条道。望呀、望呀，前面出现了三个黑点点，慢慢地越来越大，变成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东瞅西望，越走越近，鬼鬼祟祟进入坳口。大

华等打量了他们：一个是满头满脸长着小泡泡，活象癞蛤蟆；一个是额头两旁好似长了角，跟牛头一个样；另一个脸长得象马脸。当发现三个孩子紧紧盯住他们，旁边松树上还挂着一面闪闪发亮的小锣，他们知道这是苏区的岗哨，心上就象挂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这时大华上前一步，双手叉腰，严肃认真地对他们盘查起来。

“哪里来？哪里去？”

“从县城，不！是从南门来，去红松村亲戚家。”癞蛤蟆结结巴巴地答。

“竹篮里装的是什么？”

“两包雪片糕送亲戚的。”癞蛤蟆边说边掀开牛头手上的竹篮，故意把贴有红纸的雪片糕递过去检查。

“谁是你的亲戚？”

“八、八、八姑。”

“八姑？”大华一怔：在去年庆祝土地还家的大会上，听八姑悲愤地控诉说：她是逃荒落户到这里的外乡人，独生子被城里地主江福禄五花大绑抓去卖壮丁抵租，家里连一口锅也被抢了去。她城里哪有什么亲戚？大华想着，耳际响起了上级的通知：“城里地主豪绅蠢蠢欲动”，心里豁亮了。他判断这三个准是坏蛋，下了决心不让溜掉。

癞蛤蟆看大华不再盘问了，满以为小孩好对付，便进一步试探起来：“八姑在家吗？”

“八姑在家。”为了引坏蛋进村，大华停了停说：“别的人可不好找，大家都下地割稻去了。”说完把手一挥。

三个家伙从牙缝里挤出了“嘿嘿”两声后，脚底就象涂了油似的，溜进村里。大华暗暗高兴。小军、志红却睁大眼睛，鼓

起腮帮在那里生气，嘀咕说：“村里人都下地了，这是军事秘密，怎么可以乱讲，而且还把他们放进村里。”大华赶忙凑过去，神秘地说：“这叫做‘关门打狗’哩！”

坏蛋到了八姑家，闯了进去。八姑一看来人，火冒三丈，操起柴刀砍将过去。三个坏蛋急忙往后门逃走。“嘭”的一声，后门开了，钟大伯、大华带着几个赤卫队员和儿童团员冲进来了，枪口对准了三个坏蛋的胸膛，坏蛋就擒啦。钟大伯把牛头手上的篮子一掀，在雪片糕下面露出了“江记”的米袋。八姑一见，气极了，上前给癞蛤蟆一记响亮的耳光，骂道：“你这个地主江福禄的狗崽子，还敢带着狗腿来收租，我和你拼了！”底子被揭了，“噗通”一声，三个坏蛋跪在地上，就象小鸡往地上啄米一样，拼命叩头求饶，颤声地说：“我要坦白！我要坦白！”

原来，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个头目，前几天召集城里七个地主开会。这个头目恬不知耻地胡吹什么“围剿”胜利啦，红军“跑”啦，苏区“垮”啦，并煞有介事地拿出布告，说：“政府”严禁乡下人“犯上作乱”，要老财们抓紧有“利”时机，下乡收租倒算。狗地主听得眉开眼笑，蠢蠢欲动。江福禄抢先站了起来，拍拍胸脯，叫喊说：“祖先留下的产业不能丢，我拼上命也要把租收回来给大家看看！”江福禄回家后，叫儿子癞蛤蟆到红松村去收租，说什么妇道人家好开刀，交代先找八姑下手。……三个坏蛋一五一十地将情况坦白交代了。末了，认了罪，签了字后，被看管起来了。

村苏维埃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钟大伯把拳头往桌上一敲，霍地站了起来说：“反动的国民党，又开会，又出布告，大造反革命舆论，把黑手伸进苏区，企图收租复辟，你们说说该怎么办？”

“针锋相对，粉碎敌人的阴谋！”

“对！事不宜迟，”钟大伯说罢，便和大家一起讨论、决定了行动计划。

傍晚，大华、小军、志红抬着一根毛竹进城，钟大伯领着几个赤卫队员暗中保护。

大华、小军、志红踏进地主江福禄的家门，就看见厅堂里坐着一个圆滚滚的象大肥猪的家伙，不用介绍，他是江福禄了。大华故意把毛竹用力甩在地上，发出了很大的响声，江福禄吓得跳了起来。大华不慌不忙，从毛竹里取出了癞蛤蟆的坦白认罪书丢给狗地主。江福禄一看，瘫软在椅子上，喃喃地说：“我该死！我该死！饶饶我的儿子吧！”

“今天晚上，你得听我们安排，敢说一个‘不’字，红军、苏维埃政府就要你和你儿子的狗命！”大华说完，挺起胸脯，两道炯炯发亮的目光直逼地主。小军、志红也怒目而视。

“好的，好的。”江福禄边擦冷汗边说。

晚上，县城象扣着一口黑锅，漆黑漆黑的。白匪军把四大城门紧闭起来，躲到乌龟壳里去了。大华、小军、志红扛着白天带来的毛竹，江福禄提着浆糊桶在前头带路，过大街穿小巷，走遍了东西南北城楼。他们先将“到苏区收租者杀”的标语，分别贴在六家地主的门上。然后折回城楼下，把毛竹轻轻靠在城楼上，大华两脚一缩，便顺着竹杆爬了上去，把“白匪军敢来苏区捣乱，定叫你们有去无回”的大幅标语贴上。当大华从毛竹顶端滑下来的时候，天空出现鱼肚白了，立刻又回到江福禄的家门前。

在福禄家的门前，大华把最后一张“到苏区收租者杀”的标语交给他，说：“贴在你门上。”江福禄双手接过标语，回身就

往门上贴。他贴完掉转头来，却不见大华、小军、志红了，地上却留下了那根毛竹。

天亮了，城里沸腾起来了。群众看到革命标语，拍手叫好；有的还有声有色地描绘红军进城了。白匪军可吓坏了，赶忙把已经开了的四大城门又关了起来。地主老财惶惶不安，江福禄躲在家里，说是病啦。县长和那个县党部头目也溜了，衙门里留下的人员，就象没头苍蝇乱钻乱闯……

就在这个时候，大华、小军、志红在钟大伯和赤卫队员武装接应下，胜利地出了城，前进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

